

解放區散記

著 明 草



行印店書北東

解 放 區 散 記

草 明 著

東北書店印行

解放區散記

1949.4.初版

著者 草 明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馬路灣

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哈 1—5000

目 錄

龍烟的三月·····	一
從奴隸到主人·····	四
沙漠之夜·····	七
哈牡線上·····	一
翻身工人的創作·····	一四
蔡大姐和翻身婦女·····	二〇
瀋陽工友的控訴·····	二六
咱們的女區長·····	二八
工人藝術裏的愛和恨·····	三二
他們這樣進入了新年·····	三五
在勝利聲中躍進·····	三七

龍烟的三月

沒有風，難得的龍烟三月的早上。溫暖的太陽昇起來，驅散了春寒，驅散了朝霧；朦朧的龍烟脫去了睡衣，露出了她的壯麗，凝重的姿身。

龍烟區入口處，高聳着十個一排並列的粗壯的鼓風爐。遠遠眺望，它們彷彿是一隊停泊着的軍艦。鼓風爐的對面，是一座兀立着的，直徑十二咪，深六咪的水塔。它好像是龍烟的哨兵，嚴肅地，沉默地監視着它周圍的一切。稍稍往南走，便是一座宏大的兩層建築物。——工人們叫它做『大樓』。『大樓』，在敵人統治的時候，它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名字啊。人們走過，不敢正眼覷它。在那裏，它定下了多少殘酷的剝削制度，想出了多少惡毒的刑罰和陰險的懷柔政策；它吮吸過多少中國工人的血，葬送過多少生命——現在啊，現在完全改變了，工人們願意跑到『大樓』去，他們可以把腰桿挺得直直地通過門崗，不需要九十度的鞠躬便可以中和和藹的工作人員們談論工作和學習，甚至聊天。工屬們抱着孩子上那兒找婦聯會主任。因為，龍烟鐵礦公司的辦公廳在那兒，區公所，婦聯會，和他們自己的工會都在那兒。

在鼓風爐和大樓的前面，有一條鐵路的支線，它是聯絡龐家堡和煙筒山的交通的。急性的火車

頭，忽忽地從那群戰艦的烟突似的鍊鐵爐前通過，從立體式建築的「大樓」前通過。——向來以自己那嚴肅的長長的軀體自傲的列車，這時候未免覺得相形見拙，腳步也加快了。車頭所過之處，冒起了一縷一縷白烟，白烟的消和漲與列車的進行有着協調的節拍。列車隱蔽在地平線下的時候，白烟便像彈棉機上的棉花似地一團一團地從地平線上跳將起來。

鍊鐵廠的工人們辛勤地工作着，焦炭股的工友們因為以碎屑的炭末燒成整塊焦炭的成功而提高了生產情緒。修理鍊鐵爐的趕緊工作着。機器廠裏面的馬達在飛快地轉，機械也在飛快地轉，機器工人是機器的駛用者，他們正竭力想辦法使生產品增加。敵人在時，他們想盡辦法偷懶，欺騙敵人；現在，他們却高興把產品增加，竟有增加到幾倍以上的。

水道科裏三部七十五匹馬力的吸水機給全龍煙區運送甜水，電力廠是全區最辛勤的工作者，它是各部份機器動力的泉源。

上工的汽笛響過了以後，分佈在方圓七八里地的工人宿舍區顯得清靜了一些，一幢一幢齊整地排列着的宿舍，從破窗戶傳出了孩子哭叫的鬧聲。戶外的母雞，因為春暖的季節到來，下蛋的報訊叫得更頻繁。女人們穿過灑滿了陽光的道道，——隣居相好的屋裏串門去。這時候她們正忙着選舉的事。

「過去，敵人在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事都不讓我們自己來管——工資給扣啦，高粱麵裏沙子太多啦；今天凍死十多個，昨天病死二十幾啦……過的是鬼的生活。現在，吃的是小米，白麵，穿的是布衣服，過的是人過的光景；還要讓我們自己來管理國家大事；娘兒們也有份。……熬了那麼些年，到底還能享幾天福。」一位老太婆說。

「哼，你享的是民主福，享的是八路福。沒有八路來，沒有民主政府，我看你去享什麼福！你沒聽說麼？重慶工廠打傷幾十個工人，用槍打的呢！咱們當家的昨天捐了兩百塊錢寄到那邊去援助那兒的工人。」

「孩子的爹也捐了錢，大夥都捐了，聽說還有捐五百元的呢。」

是的，前兩天工人裏面正掀起了一個募捐的熱潮；他們知道了重慶中國毛織廠工友被警察和特務屠殺之後，大夥十分憤怒，自動地捐錢出來援助他們，還要通電抗議。這裏在民主的地區裏愉快地生活着，工作着的工人，並沒有忘記那遙遠的，還在水深火熱中的大後方的工友們；他們比以前團結得更緊密，誓死作他們爭取民主，爭取生存的鬥爭的後盾。

除了工作，工人們拿很高的熱情來參加每天一小時的學習，提出許多生動活潑的問題。此外，他們還組織起自己的通訊小組，和工人俱樂部。過去敵人統治下，離開了工廠便鑽到舖上去的工人們，現在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去說話，和對外報導；有濃厚的興趣和時間去娛樂與休息。他們還計劃籌設一個規模較大的合作社。以清算鬥爭勝利後拍賣曹老二等的財產的所得充作資本。

工人們辛勤地工作着，「大樓」和各廠部的工作人員繁忙地工作着；他們之間，只有一個信念：以集體的努力使龍煙區內每個高聳的方形的煙囪都冒出黑煙；以集體的努力把龍煙鐵礦公司建設成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新的企業化工廠的典型。

在遠遠的那邊，圍繞着龍煙，圍繞着宣化市，有還補綴着白雪的連綿不斷的群山。它們在早晨，散發那種種迷人的淺紫，淡藍，和乳色的水蒸氣。有了它們，龍煙顯得更美麗，可愛。這兒的空氣是

恬靜的，清爽的，它隨同民主的氣息，讓人們喜愛地呼吸着。

太陽漸漸升高，整個龍烟浸潤在溫暖的三月的陽光裏。在早飯後一小時之內，至少有二三十隊雁，穿過灰藍色的天空從南方回來。這靈敏的候鳥，這因畏寒冷而一度離開過的候鳥回來了。它們掠過龍烟上空的時候，似乎看見下面那巨大的改變而驚叫起來。它們似乎感染到人們的愉快的生活，因而同情地歡呼起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於龍烟

從奴隸到主人

打個比方：纏綿的陰雨天突然出了太陽；從深淵的礦洞鑽出跑到山頂；或爬出了冰窖走到鍋爐旁；但這種種對比明顯的改變，都比不上被八路軍所解放的工人們從奴隸到主人的改變來得生動，鮮明，和叫人驚嘆！我舉晉察冀龍烟鐵礦公司工人為例。

過去，敵人配給工人們的糧食是糝了沙子的小米，和上白土的高粱麵，黑豆麵和大麥麵（工人們最恨這種大麥麵）。小菜根本吃不上，一般用鹽水下飯，好一點也不過是些鹹菜。穿的呢，是破爛不堪的衣服，沒有被子，好些人連破衣服都沒有，就披上一塊麻袋片，甚至一塊牛皮紙。解放以後呢，他們每個人都換上了新衣服；有綢棉襖，細布棉襖，羊皮襖，半新的呢衣服。即令是賣力氣和整天與

煤炭爲伍的焦炭股工人，也都穿上齊整的衣服和完好的鞋襪。吃的是小米、白麵、蘿蔔、土豆和肉。好些工人的孩子每天吃上一兩個雞蛋，孫德龍的孩子沒有糖就不喝開水。

這種巨大的改變，是因爲八路軍一來，就給工人以救濟，跟着工資提高了，物質生活便實實在在地改善了。不過我們不能單單滿足於物質生活的改變。我們看看他們的文化生活吧。

工人們普遍地得到從工作中抽出來的一小時的學習，他們普遍地辦自己的黑板报，壁報或油印報。經常讀工人報，不識字的有讀報小組。文化高的自己閱讀普察冀日報。由於生活的安定，工人們的業餘學校開辦起來了，婦女識字班也吸收了一部份的工屬。職工子弟學校由一所而增至兩所。他們各單位都出了通訊員，他們不客氣地表揚自己隊伍裏好的和批評還沒有完全糾正的缺點。俱樂部裏自己排演新舊戲劇，此外乒乓球，象棋都是工友們所喜愛的。

而過去，他們因爲幹活過重，缺乏營養，弄得精疲力盡。電氣工友馬得山描寫他們的過去說：『說我死了呢，我分明每天都在幹活，吃飯；說我活着吧，我却麻麻木木，一點生氣都沒有。』敵人害怕八路軍，經常佈置特務監視工人的行動。一位苦力工人說：『兩個人站在一起小聲說句話，就說你是八路，我們只得離開了工廠就鑽進自己的舖上，在屋裏也不敢說話，因爲狗腿子的耳朵就貼在牆上。』吳紹山回憶他八年來受敵僞的非人壓迫時，痛苦的記憶猶壓得他臉上充了血，眼睛含了淚水，但當他猛想起現在已經解脫了那種奴隸的情況的時候，他就彷彿惡夢剛醒似地跳起來說：『他媽的，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爲什麼一說起來就像昨天的事一樣，還難過得很呢。』

因爲這種種驚人的改變，無怪敵人在時每天做五十個螺絲母的，現在可以做二百一二十個，過去

三天旋一個皮帶軸轆的，現在兩天旋三個，過去故意往串套裏澆水消火以破壞窖底缸磚的焦炭工人，現在是推車的催促抬焦的，抬焦的催促出窖的了，怪不得又有一次，敵人來叫救火時，工人們等吃完了飯，估計已燒得差不多了，才懶洋洋地提着鐵桶跑去『雨後送傘』；可是在解放以後的今春，某機關失火，三分會的全體工友用最敏捷的動作拿了傢伙跑到火煙最濃的地方去撲救。過去，看見日本職員便遠遠避開的，現在工友們很自然地坐在經理室裏談話；和廠長說笑……。

凡這種種，如果你問他為什麼，工友們的回答會很簡單，『因為過去是奴隸，現在是主人。』工人的光明感受特別敏銳，在選舉時，他們曾擁護實際替他們謀幸福的人，他們關心並援助國民黨區受壓迫，受屠殺的工人。『四八』事件發生後，他們痛悼失去了自己的心愛的領袖們，紛起要求參加公祭。他們渴望着早日恢復交通，痛恨國民黨不顧信義進行內戰。……雖然只有半年光景，工會裏便湧現大批優秀的工人幹部。他們善於組織自己的力量，啓發別人，和清除個別的壞份子。

換句話說，工人們在民主政府領導下，解脫了奴隸的命運，當了主人。而在從奴隸到主人的過程是那麼生動和自然。——使人又一次想起我們的先驅者的話：——工人是最優秀的階級。工人原是中國的主人，世界的主人。

沙漠之夜

巨人的呼喚！

我們行軍中最困難的一天，也就是我們最奇妙，美麗和受感動的一天。

過了××，我們在沙漠地前進。爲了要避開沙的丘陵，汽車乃在草地上奔馳。草高過膝，長得又肥又美，車輪輾過的地方，草貼服地倒下去，劃出了兩條灰色的軌道。一堆一堆的沙丘，一片接連一片的草原，沒有人家，也沒有看見牲口；汽車就在沙丘之間旋轉，在無限長的綠色的毯子上往前飛奔。

美麗的草叢下常有沼泥坑，使我們的汽車輪子陷下去。遇到這樣的情形，爲了減輕車子的重量，人們跳下了車，並且動手推起車子來了，發動機一響，一、二、三、——吆海——人們呼喊著，使著勁。沒有成功。第二次，沒有成功；第三次也沒有成功。馬達在那裏生氣了，咕嚕咕嚕地叫。鐵鉞，木板都應用了。後面的車子趕到之後，強壯的都跳下來幫忙着推，一、二、三、——吆海。——吱，吱鳴鳴——人多力量大，汽車開動了。人們歡快地跑著步，重新又坐上汽車，後面的車子就改了道。剛剛暢快的走了一段路，浮鬆的沙層又來和我們作對，深深藏著車輪子；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在這兒失去了它的作用。司機小心地開動馬達，人們又跳下車來，呼喊著，用勁推著。可是車輪子在

原來位置上氣急不停地轉，沙粒子却在下面得意地跳和竄笑。女同志火了，也動手幫着推；抱着娃娃坐在車子上的媽媽，樣子虔誠而焦灼，只好瞬着眼珠子來代替她們的盼望。這惱人的行進，佔據了半天。

傍晚，西北邊冒起了濃黑的雨雲，暴雨來了。有帳篷的車子，馬上把篷蒙起來；沒有帳篷的，油布、雨衣、傘子，不期然而然地便集中起來。孩子和媽媽首先得到了保護，病弱的和女同志也得到了保護，健壯的同志便把草帽戴起來抵擋雨點。

凡是中共所領導的隊伍裏面，就有這麼一種優良的作風；享福的時候，大家一齊享；有困難的時候，年青力壯的首先來擔當，孩子、病人，母親得到優待。

重重的困難，給人們克服了，但時間就誤了，直到夜色降臨，我們仍沒有找到大道。指揮部發出命令：就地露營。我們就在百方里之內沒有人家的沙漠上住下來。

第一個難題煩惱我們：沒有水，沒有柴火。隊長們一聲號召，大家便在微濛的夜色裏結隊到處去找水源，找柴火。半小時以後，在兩里以外尋到了一條小溪；剛被雨水濕透的枯草和小樹枝一捆一捆拖回來，堆砌着像小丘似地排列着。挖灶，淘米，生火，各人都有任務。

這個車子上糧食不夠，那個車子上糧食富裕，兩下一勻，大家都可以吃飽。這個同志蓋的太單薄，馬上有人分一條毯子給他；誰給蟲子咬了，醫生便忙着上藥。負責同志不願疲倦，親自跑到人群中，詢問大家的困難和安慰司機；可能解決的問題，他馬上給解決了；並慰勞司機每人兩盒香煙。

給淺藍色的雄偉的夜幕籠罩下的無邊無際的草原上，野火到處燃起來了。排列着的車的影子，數

不盡的人影子，睡鋪解開了，碗盆擺設着，小孩因飢餓和瞌睡而叫鬧……那敏捷地活動着的影子，和閃爍不定的火光交織着，頓使這死寂的沙漠像灌上了血液似地活起來；而那帶腥氣的草原的香味，和草原下特有的恬靜，却叫人們胸懷變得寬暢，生活將更充實。在火光的映耀裏，每一張面孔都流露着一種不可遮掩的愉快，簡直叫人不相信他們正處在那麼疲乏，物質條件又那麼困難的境地裏。

月亮昇起來了。呵，鮮紅的月亮昇起來了。讀者諸君，你們看見過沙漠上的月亮嗎？沙漠上的月亮是紅色的，像落日那樣紅。

這鮮紅的月亮，是遼闊而荒漠的沙漠上的明燈；是恬靜的天空裏的跳躍的心臟；是這一群旅行者親暱的伴侶。有了她，人們的愉快變成了狂喜；人們將把疲勞驅逐得一乾二淨；並且會認為這一次的因困難而露營是一生中難得幸福的奇遇！

歌聲在草原上浮動起來了，男的、女的、高音、低音；他們在歌唱什麼呢？在歌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麼？在歌頌這偉大的時代呢，還是歌頌生活的幸福？他們在讚美沙漠之夜吧？——這浸潤在狂喜的境界裏的人們，叫人多麼羨慕呵；這不怕困難，沒有憂愁的人們，叫人多麼嫉妬呵！不，他們不是沒有困難，而是善於去克服困難——用自己的腦筋，用自己的手，用堅強的信念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去克服困難。他們不是沒有憂愁的事，而是不用悲觀失望去對付煩擾——因為他們學會用科學的態度，和用群體的力量去解決問題。他們不是沒有缺點，反過來說，他們每個人都有若干缺點，只是他們能夠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和及時糾正自己，他們能在為人民服務的事業中，在中共的正確的領導下不斷教育自己和改進自己。

他們的歌聲此起彼落，在沙漠上盤旋，在草原上繚繞，那聲調是那麼健康，又那麼熱情；它曾經震動過遼闊的沙漠，感動過美麗的月亮。

夜深了，沉溺在快樂和勞動裏的人們疲困了，睡着了。

夜給人們贈送一種禮物。——給人們蓋上一層輕盈的夜露。

除開人們的鼾息，除了放哨者的脚步声，這濛濛渾渾的一片沙漠地，再沒有別的聲音，酣睡是那麼甜蜜，夜却那麼短促。

雖然在夢裏，人們仍在追尋着美麗的境地。人們彷彿覺得有一隻巨大而溫暖的手在撫摸自己的頭髮，又覺得有人給自己拉了被子蓋住被夜露濕透了的雙肩。最後，人們彷彿聽到了一種沉着而又有力的呼喚：

『去，東北的人民在召喚。去，爲東北人民翻身的事業獻出你們最大的智慧和忠誠！』

呵，那是誰的呼喚？那是毛主席的呼喚！

呵，那是巨人的呼喚！

人們爲這呼喚而驚醒了。起床，整裝，到出發的時候，火一樣紅的太陽已經在東邊透露出來了。這長長的汽車的隊伍，在黎明中一致地朝東北方前進！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於哈爾濱

哈牡線上

——孩子們的控訴

半年多沒有坐火車，鐵路交通事業，竟隨整個民主建設而突飛猛進，真叫我驚喜。經哈爾濱車站到牡丹江車站，旅客一點也不會感到雜亂，爭先恐後之苦，因為到處都有人指導。鐵路沿線的大多數工作同志，都是那麼嚴肅，認真，同時又那麼和氣，處處證明他們在竭力替人們服務；不是因飯碗而對人們卑躬屈膝，不是因據高位而盛氣凌人。車站播送前方接連不斷的勝利的消息，和悅耳的音樂，候車人被新的慰藉所鼓舞，將更精神飽滿地踏上他們的旅途。

車開動以後，我注視窗外，欣賞着野外的風光。分得土地的人們正以很高的熱情播種的播種，鋤草的鋤草。在民主政權下生活的人民，到處開闢着幸福的園地，到處洋溢着往前發展的新氣象。

突然，隔壁預備車廂裡有兒童哭泣的聲音，擾亂了我的思索。我親往一看，原來是幾位執法隊的戰士在盤查一個十一二歲的兒童。他是那麼憔悴瘦小，眼睛充滿了思慮，正像一隻被捉住的小狐狸。經過了一番抵賴，在戰士們的多方勸導之下，他終於承認了是國民黨派他來做偵察工作的。據戰士說。像這一類的小特務，他們在火車已捉了七八個了。

這個被蹂躪的小孩在哈市道外馬路上被迫驅往長春，受特務訓練一個月，然後被派回來工作。他

受訓期間，他那一團共有五六百兒童，都是十一歲到十六歲。團長十六歲，參謀長才十五歲。他們的任務是造謠、偵察、放毒、爆炸等。

『我到長春後。才寫信告訴我母親。』被蹂躪的兒童哭訴着，『訓練完畢後，我被送進哈爾濱去偵察了一回，那一回三個人劈了兩萬塊錢，到家時，只剩五千圓了。母親一見我便罵我，打我，說我沒良心，民主政府分給咱們地和房子，我却在做破壞民主政府的勾當。他句句話都是實在的，但是那是我情願的嗎？他們很多都是不願意的。』

『我告訴我的班長，說我要退出了。他恐嚇我，說我吃過他們的飯，穿過他們的衣服，花過他們的錢，不幹就要打死我，於是又迫着我上××飛機場偵察了一次，第二次的錢他們不給我，說第三次『工作』時才給我第二次的錢，可是母親死也不放我出來了。』

『我兩頭做人難，我不願意入他們的夥，可是他們迫着我，他們要殺我，他們要殺死我……』他恐懼地叫着。

戰士們用一切耐心去說服他，列舉許多事實說明解放區的種種勝利。他瞪着淚眼傾聽着。

『你想想，蔣介石比你大得多吧，可是他在山東，在山西吃了兩次大敗仗，現在長春被包圍，上海、南京那些他坐鎮的地方，人民都反對他，罷工、罷課、罷市的，眼看他的江山坐不了幾天了；你比得上他麼？他垮台，你奔誰呢？……』

戰士們又說着自己如何參軍，在四平等處如何的打敗蔣軍。又解釋政府的寬大政策；最後端出自己準備的高粱米飯請他吃。

小孩吃飽了飯，天真的呼呼睡着了，過一個小站時，他那受挫折的，不安的魂魄又醒轉來了。他焦灼地瞪着眼，最後他跳起身來，挽着戰士的手臂，堅決的請求着。

『我參加你們吧，我不走他們那條路了。你們收了我吧。這樣我才對得起我媽，對得起民主政府。』

『你不幹，他們要殺你呢？』戰士認真的問。

『不，我在火車上工作，有你們在，他們不敢把我怎麼的，因為你們有槍啊！』

『假如你在火車上工作，碰見你的班長，他悄悄要迫你回去，那怎辦？』戰士又替他設想着。

『哼，好容易。我不會悄悄指給你看，讓你們把他抓起來嗎？我跟着有槍的人就不害怕！只怕你們不寬大我，我沒臉回去見我媽！』

『到牡丹江後，我往司令部替你說去。只要你說老實話，只要你誠心改過，政府會寬大你的。』小孩這才稍稍安靜下來，用他的小小的拳頭，用他憤怒的眼淚，和滔滔不絕的事實來控訴國民黨迫害弱小兒童的罪惡和揭發他的種種陰謀。

『有一次我問連長，為什麼盡要我們這些小孩呢？他說，因為人家（八路軍）不注意小孩，『工作』起來方便。我又問他，假如民主政府發現我幹這個勾當，把我家裡分得的地和房子收回去怎麼辦？把我槍斃了又怎麼辦？你聽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那可沒有辦法，收回就讓他收回；說到槍斃，他說是應該的，為國犧牲是光榮的。呸，他們的鬼國家！他不知道我母親和弟弟妹妹都靠地和房子過活，他不知我是我媽的大兒子，媽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他說着便又傷心地哭起來。

『我又問他，什麼時候才讓我們回家念書，他說把共產黨消滅以後，我們幹什麼都成。我說人家